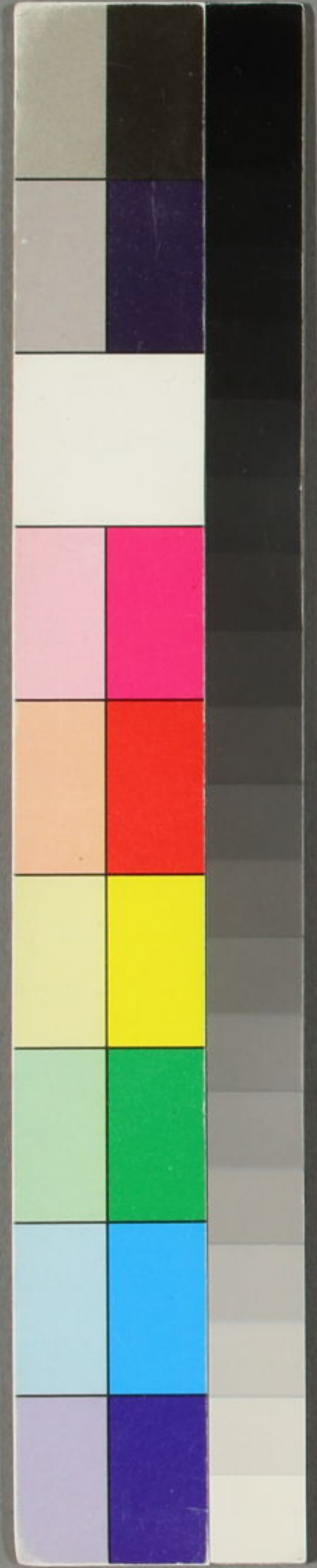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廿二升四

□ 12
2960
12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昭公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夏

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此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

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于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

禍以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

稱人罪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盟齊縣西南公不與盟

12
2960
12

魯不堪晉未讒慝弘多公魯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

封于楚故稱歸諸侯納之曰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公君禮葬之

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帥焉曰滅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不書諱之

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

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魯大

其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

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

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

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楚子之為

令尹也殺大司馬遼掩而取其室在襄十年及即位

奪遼居田居掩之族言遼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

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

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

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四年王奪鬪韋龜中犖韋龜尹子文

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

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夫聲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楚故欲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及郊而告之情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

坎用牲加書據地為坎以埋牲血加書其上偽為子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

違之以待所濟

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

適而可也

而盟于鄧

依之楚公子比

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

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

蓬氏許圍蔡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

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

蔡公之黨也正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

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

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眾

能無文此字言及之報而使我子為人而殺也

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

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眾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

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

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

汧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各順流為汧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

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王弗誅惠孰

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

棘闈以歸棘闈里名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

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申亥以其二女

殉而葬之觀從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也子于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恐子子于玉吾

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

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編也乙卯國人大

驚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

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于君若早自圖也

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殺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

即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

之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

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

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

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

南蓋後徙在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致羣賂

始舉事時所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廢官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棄疾棄疾今對曰臣

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使技如子躬聘

于鄭且致犖櫟之田犖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

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

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犖櫟降

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

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

事將宿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

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不吉授龜詬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冢大也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

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于

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爲

審闞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

識

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子于歸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

市賈焉何難宜子謂棄疾親侍子于其同好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于同好取國有

五難有寵而無入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入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

四也民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于在晉十

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入皆非從子于游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于時楚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各

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王虐而不忘王

暴虐無所畏楚君子于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

忌將自下之言楚借君子于以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

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苛慝不作盜賊伏

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

國民信之乎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當璧有民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貴四

也貴妃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

下

之子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

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

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

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

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

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子犯狐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

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

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樂邵狐先以為內主謂樂枝

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樂邵狐先以為內主謂樂枝

突先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

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

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于其有寵子

國有與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

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于所以蒙弑君晉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成虎邲在入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為取

鄭故取鄭在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

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

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

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

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

子產之適宜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

子產之適宜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

欲使衛患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

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

喻近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

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

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子若

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

將尋盟齊人不可有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

王卿士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

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天之有辭故功多也天

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

戎車在道也戎車在道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

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

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其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

信義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

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二年而一朝止

幼之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

下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也朝示威於衆也昭明

於神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

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君曰余必廢之

左傳卷三十一

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

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其以往

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

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君將戰則旆故也邾人莒人愬

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從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

故怨懣晉人信之所謂讒惡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

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

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

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也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債借也南蒯子

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

師因邾莒杞郕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郕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

以討魯罪聞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

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

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

千雖危乎命晉厥命魯亡不亡也

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

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政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矣曰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

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

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

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也小國有關

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

待也存亡之制將狂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

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貳不壹也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

國公不與盟信邪莠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

蒙之蒙裏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

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水

箭筒蓋可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

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為為善

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

君子爲治乃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

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

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修備言

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

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

也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傳言隱太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太子大子有悼大子之子

吳歸于陳禮也悼大子偃師冬十月葬蔡靈公禮

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公如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

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景伯士文伯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

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於晉之病無所癒也

傳言平王所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
以能有國私與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子私與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於晉也瘳差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為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臣必有二主道豈無大國豈非獨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若猶有罪
死命可也死音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由之猶也死枯骨而平王再
生其肉也
陳館在河上將為季孫除治也
西使河上之

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
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
能鮒鮒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
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微武子之
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
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
館于西河西使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
歸惠伯待禮待見遣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三月曹伯滕

卒無傳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

疾卒未同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

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已

尊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

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問左也

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

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

今字

何所不逞欲所住而亦得逞快已所欲之志也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

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

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執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

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

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重身民也

分如

左傳卷三十一

十一

收養不救災患，宥孤寡，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

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敘舊，新，羈旅也祿勳合親。勳，功也

也親，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都亦如之。如，然也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

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邾公不感。

著丘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公也蒲

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也意恢，莒羣公

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也公子鐸因

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

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

立之，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也王患之。

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

居鄭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弟也冬十二月，蒲餘侯茲

夫殺莒公子意恢，邾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

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以田晉那侯與雍

子爭鄙田。那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

如楚，士景伯，晉理官也叔魚攝理。攝，代也韓宣子命斷舊獄，罪

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那侯也。蔽，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雍子自知
 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鮒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已惡而掠美為昏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
 殺人不忌為賊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
 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門已所答當也數叔魚
 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

不隱於親無也至他事則宜有隱

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三言瀆化見無厭以寬魯

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以寬魯

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

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利加殺

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

重疑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二月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

公廟成六年復立之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遠

衛公羊傳曰萬者何于舞也

見逐而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傳無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戒齊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禘非祭祥也喪氣也妖

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其在泣事乎泣臨二月

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

為之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

去樂無極恐其有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

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

上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

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

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

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

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

王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荀躒如周葬穆后起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鼓人

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

吾以事君，不官叛人是微人，事君而已，亦以此事君也。

不知完舊，謂不山之舊，舊所邑之曰邑也。急則已之不，急則已之不，急則已之不，急則已之不。

也。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邑？邑以賈，急不如完。

舊完猶保守賈卒終急無卒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

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知其義所在也苟矣，必有死命而無二。

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戴鞮，鼓君各冬，公如晉，平

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

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

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無文

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

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

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

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為戎所

加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

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

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

虛臣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

文公大鉞鉞鉅鬯鉞斧也鉞金鉞鉅黑黍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

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撫征東夏非分而

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

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路明之

以文章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

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

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鷹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

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

不登叔父一說言忘其禮器是福祚不登西在為叔父之說

因爲董氏董狐其後厲與之共董督晉典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

祖忘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

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葬器樂憂甚矣且非禮

也葬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雖弗遂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宜靜禮

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

又設言以考典考成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

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爲晉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

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然丹誘戎蠻子

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詳之非也立其

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

下邳取慮縣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

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各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

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齊國害

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

亢也無亢御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

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

息冠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心民勞者也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三月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孔張子執政禦

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

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我

皆有禮夫猶鄙我也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

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

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取陵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

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

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受

服歸服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

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

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其私自共為雙宣子謁諸鄭伯請

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

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

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

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

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

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

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宣子非官守之器乃商人私物也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
 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也滋益大國之求無禮以
 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
 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前二罪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
 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
 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

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其處之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

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

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

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

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法藝

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

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

共無藝也共給物無藝也

以微一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

餞宣子於郊飲酒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

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齋賦野有蔓草子齋子皮之子嬰齊也野

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避近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君子相顧已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命

不淪邦之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今以美韓子

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

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

好在此不復子大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

言是是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來

晉鄭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

不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

宣子子柳賦韓令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韓令詩

和從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

命既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皆昵燕好也

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姓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

之威言志在靖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亂畏懼天威左傳卷三十三

賜我玉者不得會之也
以免其罪不矣
所故賜我玉也

註謝下
一本有
子產二
字

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
馬藉手馬公至自晉晉聽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
拜謝之子子服回也曰晉之宮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
隨公從晉還隨公從晉還曰晉之宮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
六卿疆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
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秋八月晉昭公
卒為下平子九月大雪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
如晉葬起如晉葬起九月大雪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
豎祔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斬其木不雨子產
曰有事於山莧山林也有軍祭也而斬其木其罪大
斲養護斲養護而斬其木其罪大

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
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子服氏有子哉有賢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楚人及吳戰于
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楚人及吳戰于
長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楚人及吳戰于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賦菁菁者
我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昭子曰不有以國
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

左傳

卷之六

有以用也謂用國之才也
一說言無所以為國者也

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諸侯用

幣於社請上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樂禁也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小謂建巳止

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車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

未夏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

至

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

伐祝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

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

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

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秋郊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

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

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註以雲
名為號
作為雲
非為號

左傳卷三十一

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名為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

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也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

名百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

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亦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

分來秋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青鳥氏

分去青鳥鶻也丹鳥氏司閑者也丹鳥鶻也

司啓者也青鳥鶻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

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

師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

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各在陸渾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

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

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

吳帥師涉自棘津棘津各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

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

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

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

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象而徵也火出而

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其居

除舊布新言火向伏而
以除之所謂除日明年大火
出必散布焉故所謂布新也

今茲

左傳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得正以子約東運為春即連
寅之月也是為得天四時之正

火也久矣歷二其與不然乎言必火出於夏為三

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人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

也大辰大火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水鄭祝融

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及漢漢

水祥也天漢衛顛項之虛也故為帝丘衛今濮陽

項居天其城其星為大水衛星管室水火之牡也

也內有顛項冢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

也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

知今字星當復隨火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裨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

玉瓚鄭必不火瓚圭也華玉爵也子產弗與以為

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

不吉陽句穆王曾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

吉子魚公子子鮒也順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

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

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

長鬣者一說鬣髮也春
秋之時吳人猶謂鬣髮故選
長鬣者以詐楚人也

左傳卷二十三

及泉也環周盈其隧矣陳以待命入道吳公子光諸

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衆許之使長

鬣者三人長鬣多鬣鬣與吳人潛伏於舟側曰我

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也三呼皆迭對楚

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

吳光有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昭公盡二
十二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
赴以名夏五

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
天火曰災六月邾人入郟邾國

今琅邪
開陽縣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
鄭而樂遷故

以自遷
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
過周

大夫得
過之族而代之代居
其位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

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
積熟以乙卯且與衆同誅而毛

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為二十六年
毛伯奔楚傳三月曹

左傳卷二十三



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

始火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

前年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禘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禘竈欲用確準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

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

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

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

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火里析死

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司

寇出新客新來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

聘者聘者

故辭不使前也

不使前也

不使前也

不使前也

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

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

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

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徹備火也商成公徹司

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

人先公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歛歛炙也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

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郊人助祝

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

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鄰鄰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書焚

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省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六月邠人

藉藉邠姓國也其君自出藉藉蓋履行之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

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邠

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邠邠莊公反邠夫人而舍

其女為明年宋伐邠起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

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

學不害患看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為

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

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二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被禳於四方振

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

地也故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

庭蒐也過期三日處小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

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子

產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於北方子產仁不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

云曰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

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

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擱然勁將

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

及衝子產及衝子大叔不速毀之意故命之北毀

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
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也

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

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楚左尹

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十三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遷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

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

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

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葉在楚國方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隙土不可易易輕國不可小

謂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為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加弑者責止不令藥物巳卯地震無秋齊高發

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無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

尹子瑕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楚子之在蔡也。

蓋為大夫時往聘蔡。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鄭陽及蔡邑。

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

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

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王自取之，故稱夫人。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

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

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鄆俘，夏許悼公瘡。五月

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

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邾人鄆人徐人會宋

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

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

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

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為明年譜。大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遣謝秦。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

莒子奔紀鄆。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

書。

陳無字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寡

為嫠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織連所紡以度城而

藏之以待外攻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

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

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

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師偃也弱幼也其父兄立子瑕

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憎子且以為不順舍

立叔不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從也

札為狂或曰會死曰札瘥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

子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蚤今

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

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

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

知諺曰無適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

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

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二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

若寡君之二二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舍之遣人報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三十三年

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二十三年子

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

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

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

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

今亦如之今亦未撫吾民如也

勞罷死轉轉遷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

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

我覲也覲見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令尹子瑕言厥由於楚子厥由吳王弟五年曰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土怒

其弟猶人忿於室舍前之忿可也乃歸厥由言楚

家而作色於市人用善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無

嘗有玉帛之使來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

告故書鄭曹邑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

日盜所謂求名而不得無傳未同盟

爭而出皆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而赴以名

書名惡之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

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

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

也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曰今茲宋有

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叔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何氏汰侈無禮已甚

亂所在也傳言妖由入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

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

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

君一過多矣一過入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念奢使

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冤故遣令去

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

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悔之亦無及也巴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

如他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

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棠君奢之長子尚也

為棠邑大夫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負尚弟子昏

及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

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

而行仁也仁者貴擇任而往知也負任知死不辟

勇也尚為父不可棄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為爾

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

君大夫其肝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

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負曰彼將有

他志光欲弒僚不利負用事故破其議而負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乃見鱄設諸焉鱄

而耕於鄙吳弒僚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

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

已欲先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

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

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下皆公

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

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

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

質為此冬華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

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鄆鄆狎有役則反之無則取

之繫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遷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

去之去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嬖母懼而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

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

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

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

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

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

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

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

周事杜意終不也子言是終事去即謂殺公孟之言

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

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鼃祝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

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閔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

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

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

車公副車及公宮鴻駟馳駟乘于公鴻駟馳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

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說

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門公如死鳥

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

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

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

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

在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

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也賓將振振行主

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

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

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

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

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

喜諡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諡曰成子霄從公故而以

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衛侯告寧于齊

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

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在康誥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

先王言受賜則犯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

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

祿是食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利疚於回疾病回

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待入知難不告是不蓋不義

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宋華向之亂公子

城平公公孫忌樂舍舍樂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

戊楚建楚平王之郟甲小邾穆出奔鄭八子朱大

出辟難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八子之徒眾也賴川

敗于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華

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

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

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

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對曰臣不

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臣是以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

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君

質如

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善使
 少司寇掣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曰子之齒長矣不
 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自明不叛之信
 公子既入華恠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
 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居官齊侯疥遂
 疢疾者瘥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托多托齊梁
 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
 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
 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患故祝史無求於
 鬼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
 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
 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
 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

新山盡用氏力知山草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社老
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外內頹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
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求媚於神
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狐

偏介之關以有國自
至國更無開全齊子竟
竟內更復置開以偏介
外是為偏介也

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
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
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
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余隔也迫近國都之
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承嗣大夫強易其賄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
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
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左傳卷之五

十一

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水其為入也多矣雖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

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

已責除逋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招虞人

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

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避之是齊侯至自田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濟溢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

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以獻君之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

備五味異醴醴無言時靡有爭醴總也醴大也言

於大羹和羹皆如先王之濟五味濟成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

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一體舞者有三類

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五聲宮商角六律黃鍾大簇

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

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八風八方九歌九功

數合之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之風九歌九功

皆可歌也六府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周審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爽鳩氏少皞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有逢伯陵

因之逢伯陵殷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

其於所樂志於不死晏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

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也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為寇虐會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

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

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優優和也道聚也和之

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

見愛自古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晉頃公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秋七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冬蔡侯朱

出奔楚朱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公如晉至河

乃復晉人罷公故遂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冷

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冷樂官州鳩具名也夫樂天子之

職也職所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

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鐘之鐘聚

也以器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窳窳細大者不

楸楸橫大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

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億安寃則不咸不充滿

楸則不容心不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楸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三月葬蔡平公蔡大

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

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

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暨

左傳卷之...

三十一

也息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

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

晉憎叔孫在巳上位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

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年士鞅怒

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

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魯

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

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與貍相惡乃

講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

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

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

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告司馬使逐貍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

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

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句尤之張句華貍臣尤怪賜之厚曰

必有故使子皮承宣僚以劔而訊之子皮華貍訊問也宜

宣僚以劔華貍以劔宜僚而問其詳也

僚盡以告告欲因面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

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吾又重之不如亡也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

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翮殺多僚

任翮亦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六

心豐愆華輕禦諸橫梁國睢陽縣華氏居盧門以

南里叛盧門宋東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

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物事對曰二

至二分二分至冬至夏至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

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於

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

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

吳齊烏枝鳴成宋烏枝鳴廚人濮曰濮宋廚軍志

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

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

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

東有鴻口亭

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

吳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

死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

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

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

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

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

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

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樓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

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

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楮丘宋地鄭

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鸞鄭翩華氏黨鸞鸞皆陳名子祿御公子

城莊董爲右子祿向宦于孿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

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

還戰呼已反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矣曰平公之靈尚輔

相余平公公子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將注則又

關矣曰不狎鄙狎更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張句

抽矢而下矢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又射之死死囚干犢請一矢求城曰余言女於

君欲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干

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犢又大敗

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貜曰吾為樂

氏矣晉樂盈還入作亂而貜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貜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

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東國隱大子

之弟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

國若不相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

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故封盟于鄧依陳其子有二心故廢之朱也靈王

其子與君同惡乎侯與公子
比殺王時云侯與公子
君同惡

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
言權在楚則公如

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言權在楚則公如

無暇於待寬
且懼泄軍謀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大蒐于昌間
無夏四月

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

王室亂
承叔鞅言而書之未劉子單子以王

猛居于臯
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郊鄆今河南縣冬十

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

之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曆推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牧之莒曰齊

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

齊師於壽餘
地齊侯伐莒
怒莒子行成司馬寵如

莒涖盟
寵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
稷門齊城

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為明年莒子來奔傳楚蘧越使告于

元不克言曰言不吉之事也

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
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敵邑無亢不喪以獎
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失以義距之諸侯
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因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
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
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奄
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貍以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
為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印為大司徒印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
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率仲幾為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為
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
年而後彈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傳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與賓孟欲立子朝為太子劉獻
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獻公劉棼伯盆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
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

之子朝有欲立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

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

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入人犧實難已犧何

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已則無患害以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

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

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王有心疾乙丑崩

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華卒二十

無子單子立劉釜釜事單王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遂

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王故單劉立之

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在十年既獻而反鼓子

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

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

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使

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

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

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周地以逐劉子逐伯壬戌

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

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

癸亥單子出失位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魚子

也朝黨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

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

頃子樊齊頃子樊齊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

復領周地欲重盟今殺擊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

歸其米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

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

而殺子朝奔京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京人奔山劉

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

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

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曰子朝必不

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

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

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

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郭賂伐皇郭賂子朝黨大敗獲郭賂于

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都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

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百工叛司徒醜巳巳

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庚午反伐之單氏

百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洛陽冬十月丁巳晉籍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及

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城十一月乙酉王子

猛卒乙酉在十一月不成喪也釋所

雖未節位周人諡曰悼王

稱王已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館于子旅氏子

周大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

帥師軍于陰籍談于侯氏荀躒于谿泉賈辛所軍

有明有明次于社司馬督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王師分在三邑洛陽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

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二十四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somewhat faded, typical of an ancient manuscript.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double-line border.

子

子

